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九一八」事變前後（下）

——壯遊八十年之十一

陳廣沅

北洋南開兩校兼課

我到天津一年後，北洋大學校長茅以昇（唐臣）來找我兼教機械工程，我函詢機務處職員有無兼課規定，據復稱每週可兼課四小時，我遂在北洋兼教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

兼課教了幾班學生，後來我到浙贛路機務處時，人才缺乏，舊路人員也不易調來服務，這班學生就陸續投效，幫助我做了不少事。其中最要者有安建德、宋振綱、楊庭蘭、胡麟台諸君。記得那時同學全為男生，這一年忽然添了一位女生，據說她原是聖約翰大學學生，因鬧風潮就到新成立的光華大學讀書，後來又轉到勞動大學讀書，此次因滬滬戰事轉來北洋就讀。

那時她加入四年級，上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每次考試都不甚高明，大考時她不能終篇，在課室中先流淚而後大哭。

我讀書時，未有過女同學，教書時也未有過女學生，面臨如此局面不知如何應付，勉強對付下課，我即抱卷回廠。晚間看考卷時，覺此生實在所知有限，但較毫未讀過機車工程者有些常識

，送她六十分讓她畢業。

十幾年後我在上海救濟總署辦公，門房報告有一位女士來求見「老師」。我莫名其妙就請她進來，她一見面就說：「您還記得在您的堂上哭的一位學生罷！」

秋天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來看我，說他要請一位機械工程專家教幾堂課，實在找不到，要請我去兼課。我說：「鐵路規章祇准我們兼四小時課，我已在北洋兼課了，不能遵命。」他再三要求並且說，四小時限制的規章，他可與路局方面接洽放鬆。

南開大學在天津極南端之八里台地方，而我廠在天津之北端西沽地方，相去甚遠。乘洋車要走一個鐘點，來去兩個鐘點，再上兩堂課就是四個鐘點。張先生死不肯放，答應了去兩個半天，禮拜天上午上課兩小時，共教機動學及材料力學兩課。

我原雇了一輛洋車，每月多少錢，平時除到北洋上課外，難得到大街或租界去，所以他工作的時間少，休息的時間多。這一次每週去南開兩次，他反而高興，他說：「沒有事，把我習慣了

！」走了長途滿頭滿臉滿身都是汗，我看了，吃不消，他走得高興得很。

有時到遲一兩分鐘，滿堂的學生，在窗口看着等候，他們看見了我的洋車直奔而來，他們方就坐。一上堂就講，講完兩小時就走。沒有時間問他們研究或答他們的問題。看他們聽講的態度與神情似乎很能瞭解。學生們的名字弄不清楚，祇記得有一個女學生長得漂亮聰明，名字叫什麼愛的。兼了兩年課就忘了。

廿年後我塾居香港，耶誕時有一對夫婦來拜節，他說他是南開的學生今天來替老師拜節。他名字叫劉德利，他在怡和洋行做工程師賣機器，弄得很好。談到學校情形，他說那時就喜歡聽老師的講解，講得清楚，在黑板上寫得明白；每次上課前幾分鐘都引領翹盼，看到了洋車大家高興！出來做事後老師所講的我們都用到。在香港也常和這對夫婦見面，後來我到美國時，他們一家也跟著到美國，做了一年事，他回香港去了，大概他做生意在香港比較得利。此為惟一的南開同學出校後與我有過聯繫，其他都浪跡天涯未得一面！

倡議設立學徒學校

我們的公寓多一間大房間未派用場，我就建議設學徒學校，每日叫所有學徒上一個鐘點課，下午四時至五時。我教半小時英算，顧工程師教半小時國語及理化常識，課堂就設在公寓空房中。由廠中木匠找破舊桌椅修整應用，新製黑板兩塊。呈文到機務處後，即批准備案。學校名稱定為津浦鐵路天津機廠藝徒學校。

開張不久有實習生蔡松來廠，蔡為廣東人在北平生長，滿口北平音。我看他聰明強幹，有進取心，我就派他為藝徒學校校長兼英數教員，他做得很起勁。他在廠中實習翻砂、打鐵、機器、打磨、裝配等工作，越做越有興趣。他晚間及週末，在萬國函授學校學機械工程及機械設計。工作甚為努力，前途頗有希望。後來我調往濟南再調往杭州，抗戰軍興後，我們就失去聯絡。

四十年後我們在美國華府見面，他告訴我抗戰時期他的際遇：

抗戰中鐵路無收入，津廠結束，員工疎散，蔡君被疎散到浦鎮月給津貼十元，夫妻二人無法維持。隨後又被疎散到漢口，派在粵漢路徐家棚機廠工作，仍給津貼十元，公私窘迫，徬徨不知所措。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有友人轉告謂資源委員會找機械工程師一人，徧覓不得何妨一試。

他即自投資委會請見，方知資委會有化學工程師二人正負責找汽油代替品，正想到辦法用植物油製造汽油。但需要機械工程師設計製造煉油用之鍋爐。因當時對外交通斷絕，所有運輸機構

趕運軍火不及，對民用器材根本無法兼顧。

蔡君研究之下，知彼在萬國函授學校所學機械設計正可應用，即答應加入，月薪二百五十元，喜出望外。遂終日與化學工程師研究所需，彼即日算夜繪，幾個月後居然完成，即擬去重慶覓地製造，但非找熟練鍋爐匠不可。

一日，正在街頭踟躕，忽遇當日天津機廠之打鐵匠鍋爐匠藝徒數人。他們正在找事，蔡即以去重慶找地製造鍋爐之意相告，大家均願同去。於是全到重慶覓到地點按圖製造。

鍋爐造成後，先用菜油豆油試造，居然成功。但菜油豆油有關民食，遂改用桐油。桐油亦能煉為汽油，但烟囪出烟奇臭，為鄰近兩大學所反對。雖改良良仍有臭味，正在無辦法時，忽然甘肅玉門發現油礦。他們這一幫人遂將一切用具移往甘肅，並在嘉峪關設廠開煉，出油甚多。

嘉峪關人烟稀少，住處險隘，生活艱苦，夫婦倆矢志吃苦為國服務，卒為蔣委員長知道，他親來視察大加獎譽。

勝利後資委會派蔡君去美國學習煉油，不久共黨陷大陸，政府遷臺灣。他因當時回臺灣無法運用其所學。適「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正覓真正北平音之中國廣播員對大陸廣播。彼即報考被錄用，尋升為主任待遇甚佳。不料機械工程師可以為煉油工程師，更可為國際廣播員。天津機廠未想到有如此人才也。

愛錶成癖擅長修理

蔡君天才之表現獨有驚人之絕技，他會修錶

。一九七五年我夫婦二人常到華府觀光訪友就住在蔡家，承其招待備至非常感戴。在我們臥室燈檯上有旅行錶一只；無意之間在另房也有一旅行錶，在客廳飯廳除掛鐘外桌上亦置小錶；心想這位老兄有愛錶癖。後來在他臥房小坐，他床邊書桌上有好幾隻錶，細看後方知隻隻準點，於是問他何以有這多的錶。他說：「我會修錶，我以此消遣！太太在街頭舊貨攤上看見舊錶就以一元錢或幾毛錢買回給我消遣。你有壞錶，我替你修！」

「替我修錶」這句話正中我感情最辛酸的一絃。我有一只窩米加錶，每隔二年要花十元擦一次油，總走不準，送修也無補於事，內人有一只勞力士金手錶，本來走得很好，大概五六年要花二十元擦一次油。去年錶的頂螺旋即用以旋緊彈簧之螺絲掉下來，送去錶匠修理，他說要換一個新螺絲；新螺絲要向紐約函購，紐約離我住處不足五十哩，乘火車、公共汽車一小時許即到。他說：「一星期或十天可成，成時我打電話給你。」

一星期或十天可成，成時我打電話給你。一星期了無消息，打電話問，說：「配件未到！」以後每隔一星期打電話問都說：「未到！」有一次他在電話中說：「我說修好打電話給你，你打電話沒有用，未見得因你打電話就修得快些！老實說，配件一到幾分鐘就裝好！」兩個多月方來電話說好了。取來時行走如意工資費二十五元，兩星期後那個頂螺絲斷了！再拿給他看，他說：「又得再買一個新螺絲！」我不敢領教了，他說：「這種錶現在沒有人用，賣價五六百元，一修就是二三十。買一隻普通可靠的瑞士錶不過十元一隻，每年換一隻不過十元，比修理費便宜得多。」我就以十

元買了一隻「托抹克絲」手錶給太太先用。再訪得一個較大錶店，那位錶匠先生脾氣溫和，看了錶就說大螺絲斷了，須到紐約電購，暫定二星期交貨，工料價二十元。兩星期後打電話問：「配件未到！」以後再問，他說：「本星期我到紐約去，我自己去拿來！」再打電話問，他說：「配件公司說已經寄出，但我尚未收到！」郵局担誤了他無辦法。大概三個月吧，修好拿回，走得正確，我也不願再煩他了，但內心不滿無法出氣！聽說蔡君能修錶大喜，隨即把太太的手錶給他看，他抽屜中全是修錶工具，當時他拆開一看，他說：「沒問題，如需配件我打電話給配件店，他們專車送來。」於是將錶留下，我們回家，一星期後錶寄到，錶之外壳及錶面完全出新，晶瑩耀目，戴上試用一星期毫無快慢，真想不到，一位機械工程師會整理鐘錶機件，據他說，他六七歲時將媽媽廚房小鐘拆散了玩，家中人知道有此天才遂鼓勵他玩鐘錶，如此就練成修錶功夫云，我自己亦對鐘錶有興趣，迄未學得修理學問，我佩服蔡君。

天津生子送蛋成干

這年十一月十五日長子傳方在天津西沽廠長公寓出生。由一位德國留學的醫生陳錫爵接生，他住在法租界臨時雇汽車送來，其夫人為德國人學護士的亦同來。白天我由廠中回來照應。老太太正在北平由嚴伯和姨兄陪遊勝境，當天電話請回，回來後添了一位大孫子，笑逐顏開非常高興。可是，浦鎮機務處來電話叫我當晚乘夜快車去浦鎮有要事相商。我在浦鎮留了一天，第二天回津。到家後，家裏熱鬧得很，郭家全家在幫老

太太黃染紅鷄蛋送人，工程師夫人鈕段長夫人都來賀喜幫忙，那次送蛋就送一兩千隻，其熱鬧情形可見一斑。滿月時全路機務大員都來西沽慶賀熱鬧了好幾天，其中叫我心感最甚者為全廠工人之熱忱表示；他們每人湊幾毛錢買一個金鎖片送一桌菜表示他們的內心高興。我深覺得北方人之樸素，誠摯有禮貌。有的人歸功於孔子禮教之功，「禮」是說明人與人相處的正當態度及內心敬意，這種法度祖父口傳於父，父口傳於子，世世相傳，成了一種生活習慣。有的人歸功於專制王朝定都於北京者幾百年，那種壓迫殺戮的權威逼得老百姓不得不低頭馴服，如此世世屈服變成了生活習慣，無論其成如何，其生活習慣之可愛對人有禮貌之可敬表現出中國人的生活文化高；我愛中國北方人，尤愛北方工人，「禮失而求諸野」！

機務處叫我去浦鎮幹什麼呢？原來委員會已決定將我的兩個革新建議自明年一月起先試行半年，叫我趕緊準備工廠加班趕修機車車輛。至於調整噸數掛車法已責成三個機務廠長潘世寧、沈文泗、鈕澤全辦理。我聽了非常高興，如果有成績可見我對中國鐵路總算有了供獻，當即回廠準備。

修車時間加速完成

要我催趕工人加緊快修機車車輛是一個困難而巨大的課題。我得到機務處長當面指示後，回廠即召集工會會長及各場監工工務員工務司等在廠長辦公室談話。大意說日本人修車五天就修完一輛大機車，這是我在日本親眼看見的。我們太

修一輛機車要兩個月甚至於三個月。實在差得太遠，太沒有面子了。日本人的辦法是預先詳細檢查，各部監工預定要修些什麼活，預先將材料配件預備好，並對負責的工匠說清楚要他如何幹如何幹限期完成。至於材料配件方面由廠長工程師事前準備齊全。「至於工作快速，你們自己知道，你們浪費了不少時間！早晨七點到九點這兩個鐘點完全荒費了不做一點工作。就是在真正工作的時候，也在喝茶說閒話鬥嘴讓機器打空車。你們如將此項時間補起工作來，可補做不少的活！」說到此我就提到他們的工錢。「你們的工錢，我已同上方講好，你們每日加班三小時，下午五點鐘下班，休息一小時吃點夜飯，六點鐘再幹到九點鐘，每天加三個鐘頭的錢。你代我趕修，我多給你生活費！我的目的在試辦時間要卅天修好一輛大機車，以後熟練了，再縮短時間，但不希望你們五天修完一輛大機車！你們想想並且大家商量商量給我的回話。」後來工會會長黃金榮來對我說：「大家為爭取工人面子起見，工人們都願意拼命一下同日本小鬼比個高下。不過大家加班時每小時算一小時半就更起勁了！」

後來工會會長及監工們正式與我接洽時就要求加班一小時照一小時半算。加班三小時就按四小時半。我代他們計算一下，他們當時上午七時上班做到十二時休息，下午一時做到五時下班，每日做九小時，再做三小時就按四小時半，就是每人每天賺半天工錢，一個月拿一個半月的工資。我心想如果真能把一個機車在廠修理的時候縮短三十天就是機車在路多賺三十天的噸公里收入

，代鐵路打算，似乎划得來。我答應向上峯請示後決定，後來機務處以及委員長都批准照辦，我們就加班修車了。

結果，一個月試辦下來，果然修完一輛車。以後就駕輕就熟，有廿五天就可修完一輛機車。在此期間，工人們實在賣力也實在辛苦。職員們，我叫他們輪流加班，連我在內，但都沒有加班費，大家為國家賣力氣倒毫無怨言。

慰勞同人往遊泰山

日本軍隊自本年一月起即攻打山海關，二月攻熱河，三月熱河省陷落，四月侵長城各口，五月又侵冀東察北，逼近北平天津，人心惶惶。五月間南京政府與日本人簽訂塘沽協定，我方承認冀東為非戰區，我方撤退，日本乃可在冀東為所欲為。有此協定後，人心漸定，鐵路各方面工作照舊進行。各廠長在濟南機廠開廠務會議時，錢委員博泉特到機廠談話，說修車成績及調整噸數掛車都對鐵路有貢獻，委員會甚為滿意，據說鐵路收入近來增加百分之十五。會後之週末由曾廣智廠長及顧啓文總段長請遊泰山。星期六晨乘早班車南行至泰安站，事前由張元和（前濟南機務段長）派人雇好驢馬及山轎。我們下車後，先分乘驢馬到泰安北門之岱宗坊聚齊。

岱宗坊為泰山南脚之大門，由此直上泰山，共約四十餘華里。高約一千六百公尺。泰山為中國五嶽之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即此。到「一天門」，大家都上「山轎」，中午到斗姆宮，是一個尼姑庵，有老小尼姑招待吃素麵，並有素鷄素火腿豆夾青菜四小碟，大家飢腸轆轆，

都吃得鮮美無比。地方甚好，在平台上看山下林木蔥鬱，泰安城內屋脊櫛比，而清風徐來，汗乾人爽，大有不想前進之意，據張元和說此宮有艷尼為遊客服務。

飯後到「經石峪」一看，在山石斜坡上刻隸字金剛經為六朝時期碑帖中的珍品，上轎登山，山並不陡，同人有下轎走路的，因在轎中受拘束不能自由四望。到迴馬嶺，山勢漸陡，到五大夫松又有一片平地，在松下買茶稍憩。再上轎到十八盤，轎伏等皆重整精神，大家振作，因此去石階壁立，兩邊有鐵索護坡，坡邊有石溝備通流水，上坡後轎伏步伐遲緩而穩紮，我們乘客就看着他們的汗腿不敢旁視更不敢後視，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步行的到此處祇好伏地爬坡，手抓鐵索。走過一節，以為到頂了，轎伏却說還有一大節。好容易盼到南天門，大家下轎息憊，此時已有暮色，並時有雲層小雨點打臉。大家走走，走了再乘轎，到了玉皇頂，石碑甚多，無心觀賞祇問何處食宿何處進餐。再到玉皇閣是為泰山絕頂，閣旁有羣房，就在羣房中休息進餐，大家驚魂初定四肢疲軟，胡亂吃些麵點就找床鋪睡覺。原來床鋪皆為人預定一空，祇得在所謂大殿內鋪稻草用自帶的軍毯圍着，並用自己的上裝捲起來做枕頭。深更半夜就被叫起來看日出。「泰山頂上看日出」是世界千古的奇景，所以大家起來吃點熱稀飯就等着，漸漸快到天明，有濛濛細雨，四圍山嶺盡被雲霧蒙住，看不出去。道士很掃興的說：「諸位不巧，今天看不見日出了！」九點多鐘一齊出門下山，昨天所雇山轎未走，就全體

乘轎在雲霧中走下山，下山飛快，不到兩個鐘頭就到了岱宗坊，轎夫進城我們可分乘驢馬到車站，各回任所。此遊泰山，除有高山深谷茂林大廟外並無深刻印象。我以為「行萬里路」以及遊天下名山大川者，必須對於所遊之地有所研究，對於它的歷史地理文物有所涉獵，而後遊起來方有道理，到一地方除欣賞就地環境外並記得某詩人到此做過什麼詩，某文人到此做過什麼文章，面對現景口念古人詩文吟哦玩味，那纔有意思，像我們這些工程師粗人慕古人風雅而不知如何享受，真如嚼蠟。我的那位化學老師就無此修養也無此雅興，他曾經在地質學講堂上拿了一塊石頭說：「人家都欣賞古董，那一件有多少年多少年歷史，那有什麼呢？我這塊石頭比你們的任何古董還要古！」大殺風景！

茅唐臣官運不亨通

回到天津仍舊每日趕修機車。塘沽協定後日本人又得了一塊大土地正在消化中，並沒有造出什麼事件。我們也可以緩一口氣，做些自己應做的事。這一天，北洋新校長李書田來談，並要我照舊到校上課。李是一九二三年北洋畢業與陳立夫、葉秀峯、曾養甫同班，我如未去唐山，也與我同班。

北洋校內事，我全然不知道，據他說茅唐臣走後，蔡遠澤接手，蔡走後李接手，我問：「茅唐臣為何走了？」原來茅先生學問道德為工程界之模範，但他老先生的官運欠通。他先在唐山做教員，後來做副校長，就因改組丟了副校長，到南京河海工程學院做院長，又因學生鬧風潮而去

職。這次做北洋校長時忽然學校鬧大火，把北洋大學的水學材料實驗室及地質陳列室燒燬，他不得不已要去職。國民政府到南京，江蘇省政府在鎮江辦公，那時孫揆北做建設廳長請茅為水利局長，一九三一年七月長江發水，淮河運河氾濫，華中十幾省頓成澤國。「災區約計七萬方英里，災民二千五百萬，淹斃十四萬人，……洪水橫流浩劫絕代！」（見李方農中國近代史）茅老先生乃一職不能復振！一九三五年奉命建錢塘江大橋，設計找英國包工建築，忙經費，忙得焦頭爛額結果於一九三七年九月間完工，京滬滬杭甬鐵路機車車輛向浙贛路後方疏散。通車三日忽得命令要即日炸斷錢塘江橋！真是命運多舛無法解釋。大陸陷共後，他倒成功了的事業，他修復了黃河上的津浦橋與平漢橋，并新建了長江上的南京浦口間大橋以及武漢間長江大橋。其功業總算在大陸上紀錄下來。足見其命運為少年否蹇，老年通泰也。

眷屬之間軼聞趣事

日本人來不搗亂，我們鐵路同仁的生活很安適的，常常有社交來往，尤其有幾位南方來的同事太太。顧毅成是無錫人，太太也是無錫人，她是上海中西女學的高材生，長得美麗亭勻，聲音柔侖，見人一臉笑，做了一手好菜，她常請人到她家吃飯。有一次她弄到一條很大的松花江白魚，清蒸搭酒，肥嫩鮮細。我說「松花江在東三省北部何以弄到這裏來？」顧先生說「北寧鐵路有冷藏車運來的！」真美！我平生不甚吃魚，怕卡！可是松花江白魚、長江鱸魚、黃河鯉魚、太湖

鱸魚、上海鯧魚、杭州鱸魚倒非吃不可。有些魚原是海魚並不好吃，肉老。但在產子時則由海入江，非常肥嫩，此時取而食之，最為鮮美。鱸魚鯧魚都是如此。鯉魚到產子時會跳一跳出水好幾尺，尤喜逆流而上，游到潼關而上跳，故有鯉魚跳龍門之說，我在濟南曾廠家長吃過好幾次好鯉魚。太太們常常打牌，她們三位缺一，就找李總段長太太，她是道地北平人，一口北平話，舉止行動都是旗人的派頭，禮貌週全。她是北平平劇名角程長庚的孫女兒，也會哼幾句，但沒有看她上過台。她的兄弟會拉會唱，有時聽他露幾手，真過癮。鈕太太與鈕澤全同鄉都是江蘇吳江人。據說鈕先生原與某女士訂婚，係父母之命。他却與王來蘇女士要好，發了全力要求父母將舊婚約取消，結果與王來蘇結婚。我們事前知道這經過，因為這是鈕先生得意之作，是為自由戀愛，是當年最時髦的傑作，鈕先生非常自豪。我們就引領盼這新人物之來臨。見面後方知講自由戀愛者並不一定是沉魚落雁之天仙人物。她是一位中等身材中等面貌，性情溫和，談笑風趣之人物。大概與鈕先生鶼鶼鴦鴦時鈕先生覺兩心相印非任何人所能比擬，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也。她們打牌輸贏有限，以交換智識培養感情為主。

顧毅成先生學品兼優，專攻電機機械。後來信佛吃素念經。我們相處四五年非常融洽，午飯時我留他在我家午飯。飯後飲茗閒話就無話不談。有一次講到佛學，他對我講了許多佛理。我問他佛對於男女之事持何種態度，他說應該完全戒絕。問理論上何以要戒絕？他說：「人之精為人

生之至寶，十分珍貴，要修煉成舍利子，終盡成佛。」問與夫人之房事如何？答：「就是有事，也不出精！臨時拔出可也！」問尊夫人如何接受？他笑說：「她受不了，她清早起身向公園去散步！」我表示意見說：「這是虐待！」我們就一笑置之。他們當時還沒有孩子，後來他們添了一位女孩，夫人非常高興；不久又添了一位男孩，夫婦非常要好。我們後來同調往濟南機廠服務，我們兩家小孩子在一齊上學一齊玩，但不聽顧先生吃素念佛了。抗戰以後大家分散他們一家如何就未得消息。那時在天津鐵路方面服務的祇有兩對沒有生孩子，一個就是李郭舟總段長，他的太太身體甚好，健美，比他高。他們沒有孩子，但他們出過一件趣事：他們家的廚子出來說：「昨天夜裏我們『老爺』太太睡在床上將床壓倒了！」他們自己也來當笑話說給我們聽。原來這李先生非常省儉，不肯買新床，就買了一架舊床，舊床樺頭蛀壞，吃不了負擔就倒了。

還有一位同事，也是交大同學叫楊先乾，在北寧鐵路機務處服務，他們夫婦都是湖南人，都生得漂亮、伶俐、爽快。楊太太就喜歡孩子，看見我們三家，顧鈕與我，有孩子，她常來抱抱親親，喜歡得了不得。結婚了四五年還沒有孩子，她還相信老一輩子的辦法，到處入廟進香求子，還是沒有生；我太太就告訴她：「不要急，我們結婚十年方生了第一個孩子！」後來他們究竟沒有生孩子，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細細研究李楊二位體格與面型，似乎有一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沒有鬍鬚，不知道這是不是有無孩子的標準。

還有兩位同學沒有鬚髭而未享天倫之樂，一位是美國伊利諾大學同學林曉原，東南亞華僑，頗富有，曾結婚二次，第一次夫人自己出走；第二次夫人係印尼人，我們同在香港時，她與林說明同印尼省親，一去不返。此人像白種人，皮膚雪白而頭髮與毫毛均柔細金黃，惟兩眼深度近視。專門簿記會計，爲人所倚重，不知所終。

另有一交大同學金士宣（北平交大同學），讀書做事均極成功，留學美國爲運輸博士，曾做到交通部參事。未結婚，未嘗無結婚之意。我與他同事多年，抗戰時同在重慶交通部服務，有一次我請兩位女學生吃飯，並請他陪客，意思是代他們介紹，這一天金先生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西裝頭髮，雪亮黑皮鞋，行步莊重，一嘴公事話，吃飯時自然說些家常。飯後金先生辭去，這兩位學生問我「剛才這一位是哪位太太？」我後來告訴我太太，大家笑不成聲，難道金先生身體發出振波是女性的振波！我是有意做媒，沒有做得成功。林先生金先生都是面無鬚髭的，難道無鬚髭的無資格結婚，結了婚也不會生孩子。

到了一九七五年代的美國則一般女性都追求胸口有重毛之男性；胸口無毛者，女孩子不理。這種人大概以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爲一般南歐人的代表，我記得在香港時有一個希臘朋友渾身是毛，他同一位中國女孩子要好；這女孩子是上海人生得極其妖嬈活潑，我常代這女孩子叫屈，如何與這毛人來往？有一次他到我家來，叫我雇一位我們樓下理髮店的理髮師替他渾身刮毛。時空不同渾身帶毛之男性未能得東方美

人之溫存，惜早生卅年，否則今日到美國來豈不大出風頭！

等候零件真急煞人

一九三三年日本人在東北忙消化所鯨吞之大片我們土地與人民，未曾進關鬧事，那年春季他們成立了滿洲國叫前清末朝宣統皇帝溥儀做第一任皇帝，忙着找中國漢奸組內閣安排人事，並向外宣傳，鬧得手忙腳亂，也無暇再來中國內地尋是非，我們鐵路上還可以做些事。

一九三四年初鐵道部命令調津浦路機務處長楊毅爲平綏路機務處處長，派鐵道部技正程孝剛爲津浦路機務處長。楊處長去北平平綏路局接事後，調津浦機務段鈕段長澤全爲平綏路南口機廠廠長，遺缺派津浦機務處工務員莊駿繼任。（當時沈昌爲平綏局長）

忙亂一頓後程處長在濟南機廠召集機務會議，仍推行加修機車及實行調整噸數掛車法。其時各廠長報告，咸以工人加修機車車輛之精神並未衰退，惟材料不濟有誤修車速度。

開會時曾請錢博泉委員出席，因爲材料課屬總務處管，機務處無法指揮。廠中函電催材料，材料課祇覆電稱在搜購中或趕運中，無一定日期可指望到達，甚至至於全車修好，祇候一件零件不能出廠，鐵路損失不貲。

錢博泉聽了半天，明白了當時情形，說了一句名言：他哈哈笑道：「我懂了，譬如委員會來了上賓要敬烟，確確手口無烟，趕快叫人去買！烟到，人已走了！現在知道這種確需情形，我就催辦好了！」

當時在中國鐵路辦材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有許多材料非外國某家廠製不可，而鐵道部規章必須標購，往往市上有某種材料不能直接購買非招標不可，於是與材料課每天接到催料函電不能兌現，「每天過年卅晚上」，像逼債一樣。而且購料方面黑幕重重，有位同學就想做一任材料課長：「我祇要做三個月，我的一生吃着問題都解決了！」這種海話有些驚人。正在開會時，有電話報告說：「新任平漢鐵路局局長陳地球明天由青島過濟南」於是大家議決明日晚飯在濟南站膠濟鐵路的鐵路賓館公請「地公」吃飯。

這位陳先生是廣東人，聰明正直，在政治上在建樹。這次去北平做平漢局長，有坐鎮的意思。他身體好，不怕冷，當冬天北方天氣冷時，他穿紡綢褂袴加嗶嘰長衫，行路如飛。大家知道他酒量好，程處長及錢委員都是能喝酒的，相約今晚上灌一下「地公」。這鐵路賓館是一位專學旅館事業的一位專家辦理。旅舍內絕無烟賭娼，但廚房辦得好極，西餐在濟南是有名的。

當日是羅漢請觀音，大概有十五六位主人請「地公」一位。他末了一個到，到了就滿場精神一振，他立在座位後見桌上有白蘭地酒，他就用汽水大玻璃盃（約八兩）倒了滿盃，向大家道謝一聲，隨即一口氣喝完。我們安排的程錢二公知難而止，也就不敬酒了。

這位陳「地公」喝完酒後，隨即告辭還有別的應酬，如此豪爽，得未曾有。陳名延炳弟名延蛟（伯莊），後爲京滬滬杭甬鐵路局長，難兄難弟也。